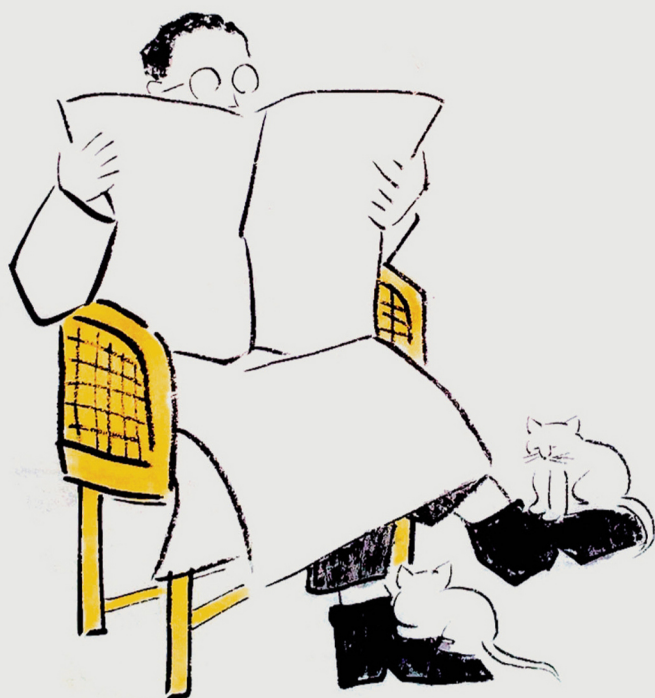


肖伊绯 著

民国温度

1912-1949 书影流年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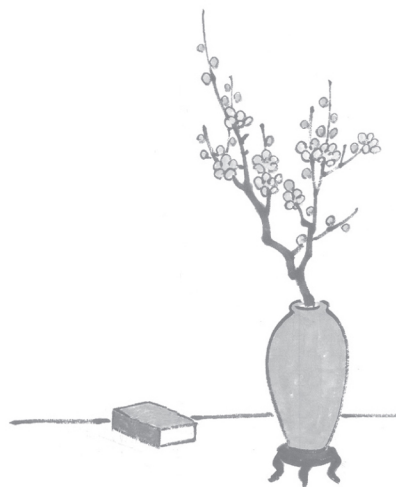


肖伊维，四川成都人，独立学者、自由撰稿人。曾游学法国、印度等地，长期从事人文领域泛文化研究。已出版《在高卢的秋天穿行》、《民国达人录》、《风景的标记》、《虚构的风景》、《十城记》、《孤云独去闲》、《革命样板戏》、《民国表情》等。

民国温度

1912-1949 书影流年

肖伊绯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

自序

“剔旧”与“怀旧”

从小就不喜欢跟人争东西，同样，《民国温度》也不是一本争鸣性质的书。不是七弯八绕的“捡漏体”书话，也不是四两拨千斤的“掌故体”书评；没有特立独行的“语录体”思想，也没有点石成金的“标题党”才情，这只是一本平实得近乎平淡，认真得近乎较真的小书。但我相信，这会是一本有温度、有思量的书。

原本，家里没有多少与民国沾边的事物。除了据说在 1949 年远泊台湾、至今无踪的祖父之外，除了几枚或铜或银的民国硬币之外，再无何事何物与“民国”能扯上关系。“民国”是一个遥远的年代，是一处陌生的时空，本来与我这样一个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瓜葛。

大学时代，偶然遇到的一次图书馆“剔旧”大清仓，让我与民国时代有了一次擦肩而过的短暂邂逅。在我看来，许多封面设计新颖、内容闻所未闻的民国书籍，实在是有点“天外来客”的意思。为什么我们从前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好书呢？为什么我们小学、中学乃至大学的各种读物，与这些书相比较，一下子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在封面或扉页上钤盖一枚极不美观的“剔旧”图章之后，这本书才能如释重负的回归到珍爱者的怀旧视野之中呢？

当我抱着一大摞各式各样的民国书籍，在五毛钱一小本、一元钱一大本、两元钱精装本的超低价中贪恋不已、兴奋莫名之际，我感到自己与这些民国书籍开始结下不解之缘。虽然硕大难堪的“剔旧”章，仍让我遗憾不已，但毕竟如此这般之后，我才获得了廉价怀旧的权利。在此之后，很少再有这样的天降奇缘，没有了“剔旧”的机遇，只得以更为不菲的代价去寻觅故纸。即便如此，还是乐此不疲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张爱玲等一系列民国之星，在我后知后觉的对民国书籍产生兴趣时，早已被喜欢研读民国书籍的先行者们，出于各式各样的兴趣与目的，探索考证得一清二楚、有板有眼了，选集全集类的各种整理出版物也早已琳琅满目、可圈可点。自然，与这些民国之星相关联的各类民国原版书籍，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——可能仅仅是在某位藏书名家的一篇随笔中提及，旧书店里的某册书就身价陡增，拒人千里了。“捡漏体”书话与“掌故体”书评，不单单是后来者的索引清单，也成了书商们的价格指数。怀旧的成本，自然不会再有“剔旧”式的便宜，这是近十年来的憾事，也是我远离这两类文体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仍是出于不与人争的天性，我主动放弃了追逐这些民国之星的梦想。我开始着意搜求一些远离人们视线的民国人物及相关书籍，我开始用心体会那些在星光掩盖之下的脉搏与体温。我想，在星光灿烂的民国时空里，一定还有离我们稍为遥远一点的星座，原本的光芒亦并不逊色。只是苍茫天地中，要看我们能否在故纸堆里，耐心的而且有力的，把这束黯淡星光上的尘埃，轻轻拂拭到逐渐清晰罢了。这本书的完稿，我想也就是这么一个搜聚故纸、拂拭尘埃的过程罢了。

民国，给了人们一个在整数纪元里怀旧的理由。越来越多的昔日的旧书读者，变成了量度时代体温的怀旧作者。旧书里的人物与轶事，不再是冰冷的文字符号；通过一定量级的文献配置、语言整合、情境再现、时空重组，民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体温、越来越有人情味儿、越来越有理想的生命体。那些

原本已经璀璨得无以复加的民国之星，也开始还原喜怒哀乐的血肉凡胎；那些原本看似遥远的民国过客，也开始复苏与时代同步的参差脉搏。

幸运的是，我可以抱着一摞从图书馆里“剔旧”出来的故纸，成为怀旧作者之一；更为吊诡的是，这样的写作与此刻出版的这本新书，都只是以萦绕与深入到一堆被剔除废弃的旧书之中为前提的。或许，图书馆的“剔旧”，新书中的“怀旧”，都是费尽思量的一桩难事罢了。

剔旧还是怀旧，都是我们人生中必得二选一的题目，有时我们选择前者，有时我们选择后者。在这一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，我们开始不自觉地书写各自的历史。法国哲学家保罗·利科的名言，历史只是客观的幻觉。如果历史的最终定义只是幻觉，无论其前缀修饰是客观还是主观，我想，本质上到底仍是主观的。其实，无论“剔旧”还是“怀旧”，从本质上讲都是主观的。“剔旧”是改写历史，“怀旧”是追索历史，但这两种行为本身也在构成历史，也同样是历史本身。

我终于明白，拂拭尘埃的客观效果，的确能让事物的轮廓清晰，而最重要的主观效果，乃是复苏一个时代的体温。所有的怀旧者，都是在刻意的追求客观效果，但最终是在主观意义上达成历史的。

或许读一本书，除了廓清一些故旧之外，只是要去感受一个时代的体温——我们主观的去看待历史、感受历史，我们本身就是历史。

本书分为两大类行文——文艺和学术。每类所选书籍大致按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，书中配图均为作者及友人藏品扫描或拍摄而成。是为文。

2012年10月

目录

◎ 民国·文艺	001
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：亡国外史后官剧	002
《瞿园杂剧》：可以唱的赛金花	009
《雪昙梦》：情殇·东亚病夫	015
《悲秋杂识》：扬州版“浮生六记”	022
《天邀诗钞》：落花岂似坠楼人	032
《观水游山集》：甲骨文游记	038
《独学庵集》：古典愤青的前世今生	053
《灵潮轩杂剧三种》：离陈寅恪有多远	060
《易卜生集》：人生处处小剧场	068
《罗浮梦传奇》：梦见梅兰芳	078

◎ 民国·学术	089
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：开启“南戏大发现”时代	090
《传奇拾遗》：发现“傅青主”	098
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卷中)》：发现“胡博士”讲义本 ...	105
《淮南集证》：世上已无《淮南子》	116
《藕孔微尘词》：疮孔里的古典	129
《梅花梦》：鲁迅的秘籍	140
《后山诗注补笺》：冒广生的两座“大山”	152
《金色童子因缘经》：“金色童子”的中国因缘	161
《天马山房丛著》：马叙伦的温州情结	170
《万仞约》：鲁迅抬棺人、童话及其他	176

民国·文艺

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： 亡国外史后宫剧

1921年9月30日，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，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在醇王府内吞食过量鸦片，自杀身亡。这一幕真实的后宫剧，在民国时代也无非是一则报刊上的豆腐块新闻而已。虽则惨烈，却无人问津。此时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已近十年，据说瓜尔佳氏之所以自杀，是因对复辟帝制已然绝望所致。

这一年，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，也许是百无聊赖，也许是自我排遣，他让



瓜尔佳氏与溥仪

内务府为他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话。电话局跟着送来了电话号码本，据说溥仪翻着翻着，突然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（1878—1938）的电话号码，便对着话筒叫了号，他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：“来者可是杨—小—楼啊？”对方哈哈大笑问：“您是谁呀？”显然，电话是接通了。

这桩巧事儿，也许是继杨小楼进宫为慈禧做“内廷供奉”以来，与逊位后的清代皇室一次意外接触，纯属偶然。但南社才子邹铨（1887—1913）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认

为杨小楼不但因入宫演戏而与皇室交往颇多，而且还是瓜尔佳氏的情人，甚至还曾闹出过一出殉情的大戏来。瓜尔佳氏之死究竟是因不争气的溥仪，还是因宫外的情人，一下子又悬念丛生了。

早在瓜尔佳氏自杀身亡之前8年，年仅26岁的上海青浦人邹铨在苏州与南社友人们游玩之际，突然咳血不止，1913年2月3日，猝死于沧浪亭畔。由于逝世过于仓促，无论是邹氏本人还是其友人皆始料未及，匆匆整理出一册《流霞书屋遗集》来，以兹纪念。这一册由柳亚子亲自主持编录的邹氏遗集中，录有一部尚未完稿的传奇剧本《杨白花》；这个剧本所演绎的故事，就是杨小楼与瓜尔佳氏的私情逸事。



《长坂坡》剧照，杨小楼饰演“赵云”

剧本第一出《传书》，剧中人“某福晋”即开场表明身份，她自言自语道：“继德宗龙殡，吾儿溥仪，竟得嗣位入宫，赞承大统。”但她又道出“所不满意者”，即“如金屋阿娇，雀台深锁。未尝不怀我故人，常萦梦寐”。而这位“常萦梦寐的故人”，就是杨小楼。

剧中人后来的台词中，就有非常直接的自白：“杨小楼，杨小楼，你太觉负心了。你可想吗？”“小楼小楼，你索要与我再会一遭也。”“某福晋”独自惆相思一番之后，迅即写了一封书信，让贴身婢女，交与了杨小楼。杨小楼此刻也正在居中害着相思病，于是二人约定，在戏院相会。

“某福晋”到戏院时，杨小楼正准备出演《白水滩》。台上台下的四目相望，其情其境，恍若戏中戏、剧中剧。当然，散场之后，二人的欢会情状，也可想而知。但紧接之后的第三出《闻警》，主角却是摄政王载沣，即溥仪的生父。在这一出戏文中，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上下的仓皇失措，描写得尤为生

动传神。

剧中接到武昌警报的载沣惊恐地说道：“好端端的一个太平世界，忽地里说什么武昌城在顷刻间，被革命党占领去了，教我如何对付。”他迅即召集了奕劻、载泽、荫昌、萨镇冰、盛宣怀等商议对策，和谈还是开战，七嘴八舌、乱作一团。最终在萨镇冰主战的建议中，这场亡国之际的“乱弹”才草草收场。退场时，载沣又大哭一场，哭泣中的自诉耐人寻味。

他说道，“我自摄政以来，不及三载，凡百新政，次第举行。欲想借此政策，牢笼那一般希荣慕利的汉人。以实行我开明专制、中央集权的主义。我面上虽大倡调和满汉、实行立宪之说，我暗中却处处裁制汉人，只赏他几个无聊的官阶，不令他握一个实在的权位。果然那资政院落、咨议局等等一般不要脸子摇头摆尾、非驴非马的议员，只消一个四品京堂，已将他们弄成个顺孙孝子。那里想到还有这不受笼络的一班革命党，趁了这回收路风潮，竟把长江中枢的武昌、汉阳两城，占据去了。张彪、瑞澄，不知下落，湘赣皖豫，岌岌可危，如此大局，教我如何收拾他。这一座好江山，恐怕又欲归汉人有了。”

这番哭诉，实际上是载沣及大部分晚清皇室的真实心态，改良、新政、洋务、立宪等诸多看似革新政体、救亡图存的举措，实际上都只是想到笼络人心、调和矛盾的效果，也都只能起到暂时维系帝国危局的作用。只是载沣在国难之际，更想不到也没工夫去想，他的夫人瓜尔佳氏已经另有私情。国破家亡的宿命，正悄然演绎；只是剧中人载沣在一边哭亡国之恨，而瓜尔佳氏则在一边圆新欢之梦，这一番同时折腾着的红尘大戏，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。

第四出《报警》中，当瓜尔佳氏的贴身婢女向其密报，武昌起义及载沣大哭之事时，瓜尔佳氏首先惊奇的不是帝国剧变，却是这摄政王的大哭。她言语道：“越发奇了。你家殿下，乃是一个无用之人。凡百政治，皆信那一班奴颜婢膝的朝臣。七软八倒，彼不过唯唯诺诺，糊涂了事。所以终日终夜同欢佛一般，我从未见他吊下过一滴泪来。今夜究竟为了何事，这样的痛哭。日前革命党汪精卫谋刺你家殿下时，他也不过发呆了两个礼拜，亦没有哭过一

场。莫非是老佛爷要垂帘听政,把我的麟儿置在脑后哩。”

从这些言语中,可以看到瓜尔佳氏对其夫君载沣的极端蔑视与不满,当然还有对自己荣华富贵的极端维护。作为权倾一时的皇帝生母,她所关心的仅仅是老佛爷是否要垂帘听政,是否要将溥仪废黜等,武昌起义的亡国大祸竟然可以视而不见、不知所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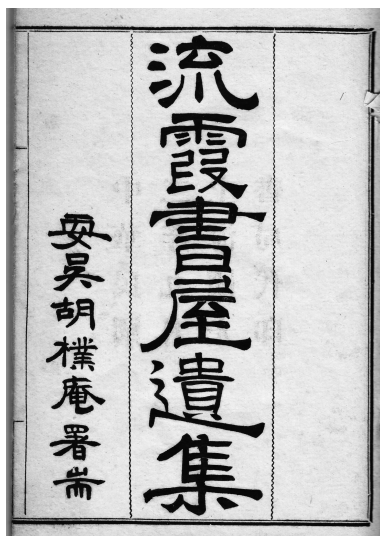
在婢女后来的再三陈述之下,瓜尔佳氏与杨小楼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感到大事不妙,杨小楼的一番分析言语也颇代表了当时普通民众对革命党人的认识。他说道:“这革命党果然比不得从前,此番的起事,真如迅雷不及掩耳。我再也料想不到。我算他革命的事业,出出没没,已经第一十七次了,革命党的毅力,真是不凡。黄花冈死了七十二人,此时又是轰轰烈烈,在南中起事。中国男儿,直多的了不得。”在“情人”这样一番详尽分析之下,瓜尔佳氏终于意识到亡国大祸在所难免,她与杨小楼的生离死别也行将不远。

在两人“今宵有酒今朝醉”的这最后一场欢会之际,载沣仍然蒙在鼓里,还屡次派婢女请瓜尔佳氏入宫议事,但皆被婢女以“宿醉未醒”之由推脱阻拦。正当载沣欲亲自前往探询时,却因宫内太监急报老佛爷得知武昌之变后痛哭不已,不得不火速入宫探望而作罢。瓜、杨两人的私情,就这样逃过了被撞破的一场虚惊。但婢女却为此思前想后,虽然知道二人的私情都是杀头的大罪,但自己这条小命却还要小心保住才好。于是出现了第五出《设计》,即婢女要想方设法让瓜尔佳氏尽快回府,不再逗留杨府,私情丑事只要暂时不撞破,奴才们的小命也就算保住了。这番思量与伎俩倒是与此刻的载沣摄政监国的策略相近,能忍则忍、能瞒就瞒,只要最后能躲过一劫就好。政权根基上已经崩溃的帝国与情感上已经寄托外人的贵妇,实际上没什么两样,表面上勉强应付维系的只是暂时局面。虽然终有破局的一天,可眼前的婢女与载沣都还得忙前忙后、里外张罗,一刻也不得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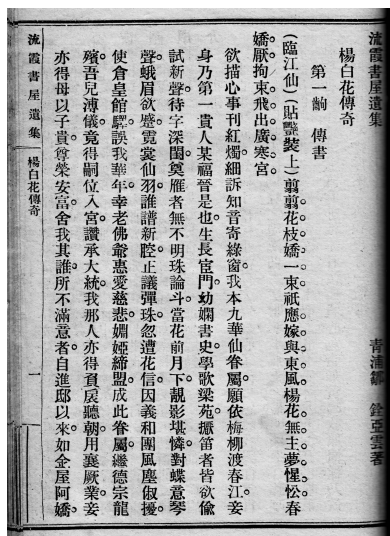
在婢女的再三催促之下,瓜、杨二人的浓情蜜意还是在这一场生离死别中久久挥散不去。他们还在山盟海誓、依依不舍,并没有在这一场国难家变中迅即作鸟兽散的意思。眼见着主子迟迟不肯回府,婢女计上心来,将事先安排好的两位王府家人唤至杨府门外,声称是府上有急事,特来寻人。没想

到这样一来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本已若惊弓之鸟的二人，此刻都认为载沣已察知二人奸情，回府定然也没有好结果。横竖都是一死，剧中杨小楼淡定提议：“不如携手偕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罢”。瓜尔佳氏也回应说：“罢了。事到其间，也不得不然了。杨郎，我与你就此去罢。”

至这一场《殉情》大戏时，整部剧本戛然而止。后续是否还有章节，无从得知。邹铨撰写的这部《杨白花传奇》到此为止，以瓜、杨二人的私情为明线，载沣等人误国亡国为暗线，勾勒出一幅亡国外史浮世绘。剧中没有对瓜、杨二人给予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谴责，对载沣等人的亡国之痛也算是白描实写，并无过分夸张丑化之意。作为野史而非信史的一段轶事，邹氏这种就事论事的人情入理之演绎，在千年帝制崩溃、三民主义开国之际，在那一重要历史时刻的文坛内外都是让人耳目一新、触目惊心的。郑逸梅在《艺林散叶》中对邹铨的《杨白花传奇》记忆犹新，列举了当时不少名流对此的由衷咏叹，如高天梅云：“风流亡国凭谁写，才子文章杨白花”；胡寄尘云：“一窗风云灯无力，寒夜人翻杨白花”；等等。



邹铨遗著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，胡朴庵题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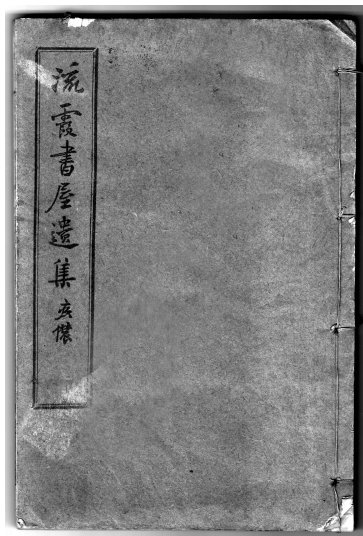


邹铨遗著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，所附《杨白花传奇》

此外,《杨白花传奇》的命名也很特别,与当时众多警醒世人的革命题目相比较,并不那么咄咄逼人、振聋发聩,多少还有点古典、含蓄的意味。事实上,“杨白花”源自一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古典爱情故事。据史书记载,北魏胡太后原是北魏宣武帝的妃子,宣武帝死后,其子继位称帝,她以太后之尊,临朝称制,执掌大权。但年方三十余、不免孀居寂寞之感的太后爱上了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华。《梁书》卷三十九记云:“杨华,武都仇池人也。少有勇力,容貌雄伟,魏胡太后逼通之。华惧及祸,乃率部曲来降。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,为作《杨白花》歌辞,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,声甚凄婉。”胡太后“逼通”杨华,而杨华惧祸不愿与一个胆大妄为的太后有私情,于是率部曲投奔了南朝。胡太后“追思之不能已”,写下了一首《杨白花》歌以作感念。“杨白花”也因此成为贵妇屈尊追求爱情的传奇之代名词,虽尚不足以千古传唱,却也多少让人惋惜那个“贵族无真爱”的年代之无奈罢。

而眼前的这一部《杨白花传奇》,似乎还不能与这个史料凿凿的故事相提并论。将千余年之后的瓜尔佳氏比附北魏胡太后,将杨小楼比附杨华,是邹铨的文学想象与敏锐才思所在。若真如剧中所写,瓜杨二人双双殉情,则其情其事恐怕更比这千余年前的“胡追杨逃”更为可歌可泣。但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,活生生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需要的是慢吞吞的忍耐而不是眼睁睁的赴死,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与京剧大师杨小楼也概莫能外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距就在于,一个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,一个只能埋头弯腰地过活。瓜尔佳氏、杨小楼、邹铨、载沣、溥仪,毕竟都还不只是戏剧中的人物,他们都活生生的系于那个时代,有着自己的生活与命运,有着实实在在的苦痛与结局。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)二月十四日,那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十五,杨小楼病逝,享年六十有一。生前被称为“活赵云”的这位著名京剧武生,死后各界追悼极为隆重,名流显宦纷至沓来吊唁,一场风光大葬彰显生前荣耀。而此刻,距瓜尔佳氏吞食过量鸦片而死已经17年,距《杨白花传奇》作者邹铨咳血身亡沧浪亭更已达25年之久。传奇中的预言没能实现,预言中的传奇终究也没能成为现实;历史自有其戏剧性,但历史不会按照剧本演绎。在白纸黑字



邹铨遗著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，由柳亚子等南社友人搜集整理

中流传下来的，一册剧本中的戏剧性种种，让后来人无限遐思与感叹的，终究是世事无常与人心难测罢了。

附注

邹铨(1887—1913)，字亚云，江苏吴江章练塘(今上海青浦练塘)籍，浙江嘉善人。少学于黎里自治学社，与柳亚子为同学，为金天翮弟子。后入南社，主上海《天铎报》，兼华童公学教授。卒年仅二十六岁。生前所著诗文杂作，由柳亚子搜罗汇集，刊《流霞书屋遗集》，附《杨白花传奇》。